

能林聞胡謝辛耕
以疏武
棋亮孚雨彰默耘

盧陳王駱羅許趙
廣克牧湘
誠環之梵青苓雲



編輯先生：

貴刊創刊以來，一直很注重讀者的意見。二十二期起又增闢：「雜誌與我」和「讀者的話」兩個專欄，目的在「使讀者和本刊打成一片」。貴刊這種作風令人讚佩，現將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提供如下，以示響應之意。

一、元月十三日中央日報副刊有那福忠先生投書：「請譯介一本好書：『超越自由與尊嚴』」，略謂：「這本書措辭精闢，條理清晰，沒有心理學根柢的人，也很容易讀。紐約時報當時評論說：『如果你一年僅讀一本書，也許你應該選這本書來讀。』」四天后，中副又刊出黃大仁、張忠樸兩先生的信簡，稱該書已有三種譯本：(一)世界文物出版社印行、段乃華譯：「超越自由與尊嚴」，(二)巨流圖書公司印行、白秀雄譯：「自由與尊嚴之外」，(三)志文出版社印行、文榮光譯：「行為主義的烏托邦」。以上三個譯本究竟那一本翻得最好？有沒有那一本曲解、漏譯或文字不通順的情形過多的？相信有意閱讀本書的讀者，一定十分關心，建議貴刊約請專人細評，以便讀者選購。

二、貴刊第九期至十八期等十期的封面，有兩期

同一圖案的，有三期同一圖案的，也有一圖案只用一次的，頗為混亂，可說是貴刊微疵。十九期以後則面目一新，每期更迭，且均極具美感，尤其郭英聲的攝影作品令人愛不釋手。

三、十四期琦君「三更夢書當枕」，可稱撼人之作。貴社重印「烟愁」一書，實為出版界及讀者之福。據個人主觀之見，「烟愁」比她另一本散文集「紅紗燈」（曾獲中山文藝獎）更為感人。順便問一句：「讀書的故事」一欄為何停了？是不是以「專訪」來代替？

四、「第三隻眼」專欄，甚為叫座，希望貴刊管制品質、做到「寧缺勿濫」，以維持該欄目前的水準。

五、同一本書，若非見解不同，或有更好的見地，不宜刊出兩篇以上的書介，以免讀者有重複之感。二十一期第三隻眼：讀「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」，其實，貴刊早在第九期原已轉載隱地關於同書的一篇書評，希望以後能避免重複的評文。

六、二十一期「近二十年短篇小說別集總目」第七十二頁所載：郭衣洞著「辨證的天花」，出版時間為四十二年四月，出版處為「中興文學出版社」，該

書內含五個短篇。依洛著「歸隊」一書則為長篇小說，應予剔除。另四十二年四月，「華臺文化出版社」曾出版游施和著：「重開的花蕾」小說集，含短篇六篇。

讀者 耕 耘 三月三日

編輯先生：

緊接著二十二期的「訪梁實秋談讀書、寫作、生活」與「訪楊家駱談書」之後，二十三期又刊出了更精彩的訪蕭公權教授的「天涯也有彎環月」，詳細的再三審讀，貪婪的希望能在陳芳明的筆下發掘出更多睿智的語絲，以滋養我貧乏的知識領域。

專訪當代名人學者，記錄他們的品德學問，發展過程，是一件值得大力推行的事，在那裏面，我們可以明白前路上的人們是如何的致力於他們所從事的事業，以及他們獲得學問的珍貴經驗。

光復後在臺灣出生長大的一代，從小就在惡補與升學的壓力下成長，腦海裏所存在的祇有「考試、大學、留學」的概念，平凡一點的就那麼矇矓的邁過去，求知慾較旺盛的，則徧尋各類書籍刊物來滿足自己

，但其中却大半是翻譯的所謂世界文學名著之流，研讀外人的古典文學，現代小說……等，而拒本國本土的文學、宗師於千里之外，甚至動輒還冠以「老古董」、「老夫子」的謔語，真不知這該稱之爲「賤近貴遠」呢還是「崇洋媚外」？

譬如多年前教育部爲了配合科學的發展，全面改編高中科學科目教材，其中生物一科的許多實驗教材中，都分別註有「M.C.NIU」，負責編譯的人未詳加考證，即簡單的冠以「美人紐氏」或「紐屋氏」的譯名，豈料這些資料實乃我國旅美學人，國際聞名的傑出生物學家牛滿江博士的研究所得，這個大紕漏一直到民國五十六年暑假牛博士返國講演時才發現。對本國旅外學人的資料貧陋至此，又豈僅是個笑話而已？

另外，對於國內外的著宿，我們又了解多少，如已逝的一代大師胡適之先生，國立歷史博物館前館長包遵彭先生，才氣縱橫的畫馬名家徐悲鴻先生和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，苦學成功的王雲五先生，治學嚴謹的史學大師錢穆先生，政治家兼名收藏家的總統府祕書長張羣先生、橫掃國際藝壇的張大千先生……等等

，每一位都是在品德、生活態度及治世態度上值得我們景仰、學習的。但是，他們似乎都像貯藏在櫥櫃裏的珍品與標誌般的，祇是遙遠不可及的人物，這就隔開了他們與這一代人們的連繫與「教」、「學」成效了。或許我們也曾知曉一些他們的軼聞趣事，可是那些實在是太少了，太不足以導人於道了，人們無法摸得清他們所以擁有這份崇高地位與超然成就的所以然，當然也就無從仿效古人的所謂「私淑其人」的方法，來幫助自己踏上正確的道路了。

以一個在社會上，學問上，都尙處於起步階段的「小子」的身分，我虔誠的呼籲我們的文藝界人士，多盡一點心力於學者名人的專訪報導上，以你們明銳的眼光和鋒利的筆力，將前輩們的事蹟呈現在大眾的眼前，讓一般社會大眾和青年學子們可以更豐富他們的見識，充實他們的心靈，並藉以爲邁向前程的借鏡。

辛 默 三月三日

編輯先生：

最近讀貴刊「談停刊的雜誌」專欄，我深深覺得

這件事很有意義，能為有興趣探討的人提供資料和方向。但是在第十六期的貴刊上，發現了一點小缺失，曾經轟動過一陣子的「設計家雜誌」是出版到第十期，而不是「共出九期」，不過停刊年月為五十八年四月十日是正確的。

謝武彰 三月五日

編者先生：

上期陳克環「評當代中國小說大展」，在評及七等生的「蘇君夢鳳」一文中，我個人認為陳克環對七等生小說語言的看法，有值得商榷之處。

對於「蘇君夢鳳」一文的語言，陳克環提出的批評觀點是：「作者以一種特有的方式，將他的文字組成夢一般的語調和旋律。但偶而却也出現一些略有語病的詞句或字眼：『甚至做她的奴役』、『這身份珍貴的夢鳳』、『他已經等待了無數的光陰』、『你懷著不規的心』……」不錯，以一些「略有語病的詞句或字眼」串連起來的風格，往往就是七等生給讀者的直接感受，但如果我們一定要嚴格的斷定文法上的對錯問題，以規矩、流利的行文句法去要求小說家

，那麼我們將很快的發現，那種東西表面上唸起來是通順了，但整體說來却沒有味道，且失去「夢一般的語調和旋律」，而七等生也不成其為七等生了！以之言癡弦的詩句「我等或將不致太輝煌亦未可知」（下午），不知是否也有欠進步成熟，而略帶語病？

何況七等生在寫作時，並不是為了要叫人讀得流暢才去成就他的語言，他只是想寫得更貼近自己的感覺而已，也正如他自己在「離城記」中透露的：「當我以緊密的精神追索我的意念之時，在小說中去計較文法是甚為不合理的事。」同時就我個人的感受言，七等生的語言是更能使讀者領悟到語言與經驗打成一片，而在摒除受限制的文字外，得以深入小說內所要表達的精神與理念。

事實上，這一輩小說家的文學修養，一則因方言的處理與運用有太多的障礙難以克服，一則因白話的內涵薄弱，於語言上受到多方面的限制，胡適交給了我們這樣青澀的語言，反使現代小說家與詩人們得以更認真的檢討自己的語言，白先勇、王文興、余光中、白萩等人是不斷的在鍛鍊試驗著，七等生又何嘗不是以「與絕大多數機械的寫作大異其趣」的特有方

式在實驗我們的語言呢？

今天造成七等生被誤解的因素固然很多，但其中一個原因無疑是人們沒有認清他那特異的文字外殼裏，藏有著更重要的東西。研究七等生的小說是不能不對他的語言予以注視的，那麼他的表白顯然是值得我們去探究的：「我表現出來的形式是我的思想的整個內容。包括我的題目、行文句法、故事的人物和情節，甚至我的筆名。」（離城記）

胡疎雨 三月八日

編輯先生：

看了貴社出版的「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」，我想概括的談談個人的一些感想。

第一篇「小鎮印象」（馮輝岳）是一篇深入而感人的小說，這類尚有廣大內容可以發掘的特殊生活題材，提供了小說面的廣濶度，而美中不足的是它的對話，未能明確交代出主角的出身背景。作者好像要塑造一個憨直、粗獷的人物，有時却表現得很文縐縐而且思想縣密細緻，甚至連哲學味道也出來了。

夏綠茵的「迴旋」，大致不錯，但敘述嫌蕪雜了

些，並且「故事」的成份太濃；而編選者的解釋，竟有些「超過範圍」的感覺。

「藍色多瑙河」和「笛」，都是張系國的作品，前者寫逃港難胞；後者透過一個不太普通的記者，描繪出一份特殊的心境。讀着讀着，發覺對張系國的作品竟有些偏愛起來，加上「附註」部份，編選者恰如其份的解說，相信對很多人來說，都是很有意義的——對懶得去「思想」的讀者來說，却很可能養成一種倚賴性。

王鼎鈞的「哭屋」雖然有許多發人深省的地方，但畢竟只是一個讀書的故事，如果只當做「故事」來說，它的起承轉合仍不失嚴謹及予人多重感受的效果。

「去白鷄彼日」，內容甚為感人，可是也許是陳雨航筆齡尚淺，氣氛控制仍嫌鬆散，如作者再肯犧牲一些，刪減濃縮，本篇將更傑出。

以上是對「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」的一些吹毛求疵，因「年度小說」都是「精華」之選，如果可以有再好的話，會更令人激賞的。

聞 孚 三月十日

××兄：

「書評書目」第廿三期收到了，連自己名下訂戶的那一冊也收到了。校對精，一個錯字也沒有，編排煞費苦心，英文字的位置，字體大小的選擇，不多不少恰恰四頁文章結束，令讀者看起來舒服。我發表文章到現在為止，以此次給我的滿足最大，並不是說我這篇文章寫得特別好，而是編輯的處理令我衷心感激。

我最近將英譯紅樓夢中英對校粗閱一道，做了很多筆記，想寫一篇長文批評它，我覺得譯者固然有疏忽和譯錯的地方，但大體上譯得極好，足當第一流大師而無愧，而他對紅樓夢的那份虔誠值得表揚，此文可能寫得很長，而引英譯的地方也很多，所以最好能橫排。

林以亮 三月八日

（編按：林撰「試評紅樓夢新譯」已於本期起連載刊出。）

××

讀了「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」中張系國的兩篇文

章之後，我是真正敬而服之了，非關才華，乃其存心也，請代我給敬一禮，「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」比「六十二年短篇小說」好，覃雲生真是厲害，唉，我等焉能不老？

「小鎮印象」和「去白鷄彼日」也都是上上之選，其他仍可微詞，本擬一評，但編者把話都說盡了，有「過份指導」之嫌，年度小說附註應點到即止，讀者纔能分享品嘗的快樂。

能 棋 三月十一日

××

謝謝寄來的「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」，我和家誠都已仔細看了，從這本小說選來看，似乎沉寂已久的短篇小說，已萌出新的生機。張系國的「藍色多瑙河」和「笛」真棒。這兩招實在漂亮。

由兩位年輕人編選，有這樣好的成績，值得祝賀。

趙 雲 三月二十一日

編輯先生：

基於對書和文學的愛好，筆者自去年元月份開始，訂閱「書評書目」，迄今一年有餘，在讀書、買書方面，「書評書目」給了我不少的指導，我相信對其他讀者也是一樣，一本好的書評雜誌，卷握在手，如同良師益友，在時序無聲的流轉中，給予人們無限的智慧和成長。

既有所獲，我覺得自己也有責任促使這份刊物的壯大，「書評書目」已經出了二十三期，內容不斷更新、不斷擴充，編者們也能虛懷若谷，容納大眾的意見，朝更善更美的目標努力躍進。令人喝采的地方固然不少，掛一漏萬的情形亦所難免，筆者願意在此提供一些意見，就算是野人獻曝，也是一個愛書者對這片園地深深的期許吧！

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期的專訪連續的介紹了幾位知名的學者，他們不止是偉大的讀書人，更是成功的生活者，在浩瀚的書海裏，他們淌漾了一生，蘊育出一種高潔寧和的人生旨趣，尤其他們沉浸在學問中所受的薰陶，更是我們再上層樓的明燈，胡有瑞、吳炎塗和陳芳明三位先生文筆淺淡卻極具深刻內容的敘述，清晰的繪畫出幾位學界耆老典雅古奧的風範，

使我們由嚮往而釀造出一份對自我的抱負和理想，我希望在以後的「書評書目」裏，能繼續介紹中外有名的學者，甚至無名而有實的愛書人，讓大家互相勉勵，多讀好書，提携並進。

歐陽子對白先勇小說的分析探討，其用心之謹細、論說之詳盡，在文學理論、文學批評當中均屬不可多得的作品，欣聞下期（二十四）歐陽子更將對「一把青」裏作者所運用的對比技巧作一番研究，我們真是懷抱著一顆喜悅的心在拭目以待。筆者初讀小說時，一直只是沉醉在曲折離奇的情節裏，難免走向風雪花草柔香軟膩的虛幻世界裏去，從未以作者的立場去瞭解一篇小說，諸如為文的動機與人物、背景等，更沒有從語言的應用和形式的運轉上去欣賞一部文學作品。我想這是一般人看小說的態度，也是坊間大量言情小說暢銷的原因，「書評書目」是國內有關評書論書的雜誌，尤應開風氣之先，多多刊登有份量、够水準的書評，以提高大眾閱讀文藝作品的興趣、培養健全的讀書態度、鼓勵良好的文學創作。

最近幾期的「書評書目」裏，有一件頗令人失望的事情出現，那就是張時和林佛兒的筆戰。姑不論誰

是誰非，筆者以爲兩人的氣度胸襟似都太狹窄，一面使用許多冒罵的字眼攻擊對方，一面又自命超然的高唱批評的公正與接受批評的雅量，真是使人感嘆，都是知識分子，當然懂得自立立人，自達達人的道理，希望「書評書目」的編輯先生們以後不要再登這類打官司性的文章了，徒然把讀者搞得朦朧不明，空佔篇幅，犧牲了更多有價值的好文章。

讀者 許湘苓 三月九日

××兄：

近年研究五四以來新文學，常感資料缺乏、搜集不易。最頭痛的，還是不知道我們到底有那些「資料」可查。新文學運動以後，中國的出版界，一時活躍非常，出書無算。我們看一看爲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總結賬的「中國新文學大系」第十集阿英所編的「史料索引」，就可明白。可惜這個「索引」的工作，在最近出版的「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」（第二個十年）中，並沒有繼續。第三個十年的總集編纂，更是遙遙無期。而此間所出的「中國現代文學大系」亦無「史料索引」的工作。先賢留下來的典範後人無法承繼

，或根本不知道承繼，能不令人羞愧萬分？我認爲，阿英「史料索引」中的「書目」部份值得重刊。一方面可以介紹編「索引」的正規方法，另一方面，對第一個十年的書目，也盡了保存的責任，對後來研究者的功德更是無量。貴刊以「書評書目」爲己任對這份工作應是當仁不讓的。

羅青 三月二十三日

編輯先生

關於「食譜書目」，謹再作補充如次：

一、「兒童的營養」，范福雲編著，書高十六公分，一一四頁，基價五角，臺灣開明書店印行，四十七年初版。

二、「中華膳食研究」，張知新著，書高十七公分，一九六頁，無定價，彰化臺聯出版社，六十三年初版。

駱梵 三月三十一日

編輯先生：

看到隱地和鄭明嫻合編的「近二十年短篇小說選

集編目」，發現其中漏列了一本小說選集，特補充如左：

高雄大業書店出版、發行的「六十年代」，主編者是中國文藝協會南部分會，共四四〇頁（三二開），內容包括：「序」、王藍，「溫暖人間」、王牧之，「囚徒」、王書川，「赴宴」、王黛影，「放棄」、尹雪曼，「籐篋裏的秘密」、艾雯，「捉鬼記」、沙軍，「二叔」、沙塵，「決賽前夕」、邱七七，「山道」、匡若霞，「故國之戀」、吳耀輝，「偷驢記」、李冰，「三點圓」、馬谷，「大德難忘」、郭嗣汾，「再相逢」、郭風，「塵網」、郭晉秀，「解凍」、張放，「金榜樂」、甄冬，「一個秋夜」、季薇，「秋鴻」、陸珍年，「綠珠」、賈梅佳，「月中天時」、書戈，「相逢未嫁時」、劉星，「池中雲」、童真，「心絃」、葉蓓芬，「華靈廟」、碧光，「斷腸人」、墨人，「拆夥」、蕭颯，「土地」、蕭傳文，「噩夢」、羅雲，「水仙花」、蘇雪林，及「文協南部分會沿革」、「編輯後」等（分由陸震廷、郭晉秀執筆）卅三篇，出版時間是六十年五月四日。出書用意，在「紀念開國六十年、及中國文協南部分會成立

二十週年」。

又：其中小說卅篇，文前均附照片及小傳。選集內作者，皆為現在、或過去的南部分會之會員。

王牧之 三月十九日

××

今天收到第二十四期「書評書目」，拙作「評當代中國小說大展」，其中評溫任安的最後二段，誤排成評陳冷的「你非是濟公不可」的起頭二段了，盼予披露，以便更正。

陳克環 三月三十一日

編輯先生：

頃讀貴刊廿四期李昂所作的楊青矗訪問記錄，對其中楊先生論及國語與方言的比較一段，有些意見不敢苟同，略述如下：

楊先生說：「國語跟方言比，國語的語彙可說很貧乏。」這句話很值得商榷。我們都知道，我國是以北平話為標準國語，若照楊先生的說法，也就等於說北平話的語彙十分貧乏了。實際上，今天我們之所以

覺得國語的語彙貧乏，乃是因為我們摒棄了很多北平話的語彙。導致這種情形的因素是：北平人只是少數，其餘的人學習國語都是從課本上學來的，而國語課本中的語彙是經過挑選的，許多日常生活中習用的一些鮮活的語彙反而被剔除了。不惟如此，就連廣播，戲劇中使用的國語，也都是這種從課本中學來的「僵化的國語」。但是我們若以此來判斷國語的語彙貧乏，那真是以偏蓋全。楊先生要是聽過相聲也許會知道，相聲中使用的語彙十分豐富，也不可否認的都是「標準國語」，可是日常生活中，或在書本中，我們却幾乎沒有機會接觸那些語彙。這說明了不是國語的語彙貧乏，而是我們的國語教學值得檢討，我們每一個人學習國語的態度也值得檢討。楊先生還說：「小我幾歲的本省人國語說得比臺語好。」我却以為：「大部份的本省人國語和臺語說得一樣不好。」我自己的母語是閩南語，一直到初三才發現自己的國語能力很差勁，所以開始自我練習。因為有這一段時間的摸索，所以對語言問題比較敏感。我發現目前的情形是：大部份本省人無法用閩南語來朗讀書報，而用國語來讀的時候却帶著許多方音，這實在是很糟糕的事。所

以我覺得我們的國語教育有待改進，為了團結民族情感，我們的當急之務是使每一個人講流利的國語。放棄方言固然可惜，不過這種方言的保留研究，可以交給專家去做，我們最重要的事還是「學好國語」。

因為語言本來就是活的東西，隨時都可以吸收或創造新的語彙，所以我很贊成楊先生所說的：用方言來「豐富國語的語彙」，但值此「推行國語」的時候，應該多發揚國語的優點（諸如翹舌音與舌尖前音的變化，尾音的儿化與輕聲，助詞「啊」的輕化等），而不該武斷的說「國語的語彙貧乏」。不要以自己有限的國語語彙來批評國語，這種錯誤一如不懂閩南語的人妄論閩南語「很難聽」一樣，是不足取法的。

盧廣誠 四月八日

凡在「書評信箱」中列出一則，如在千字以上，當按本刊稿費標準致酬，其他三、五百字，甚至數十字的短稿，我們一律奉送本刊五冊，您拿到後轉送其他朋友，無形中，在提倡讀書風氣上，您也加進了影響力，相信是您樂意的。

有關「書評信箱」來稿，請寄「臺北市三九三三號信箱書評書目社」收。